

冲虚至德真经卷上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
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
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
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

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
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爲冲
虛至德真經

卷七

冲虛至德真經卷上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
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
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

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
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
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
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
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
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
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
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

慕七

二

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
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

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
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
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
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
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
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
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
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
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
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

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
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
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
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
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

卷七

三

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
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
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

能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
擗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
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
若蠅爲鶉得水爲螾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蟻
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
烏足烏足之根爲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
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
駒掇十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
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願輅食醯願輅生
乎食醯黃軼食醯黃軼生乎九猷九猷生乎

脊芮脊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
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鷓之爲鷓鷃之
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燕之爲蛤也田鼠
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
榆之爲菴也魚卵之爲蠱實爰之獸自孕而

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鷓其名大
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
而孕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
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
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

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

慕七

四

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哉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
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
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
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
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
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慕七

五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
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
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
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

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
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
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
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
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
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
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
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
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
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
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
有焉耳望其墳宰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

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
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
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
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徽也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
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
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
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
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

卷七

六

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
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
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

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粥熊曰運轉亡
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
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
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
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
自世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
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
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
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慮者因往曉之曰

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
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
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
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
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蹈終日在地上行止
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
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
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
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

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
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
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
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
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
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
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
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
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
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
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

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
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
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
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
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

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
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
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
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
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
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
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

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
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
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
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
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
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
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
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斲居按黥昏然五情

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
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尫黯切回昏然五情
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
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
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
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
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舛州之西台
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
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

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
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
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
擗無瘡音蕭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
不礙與礙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
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
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
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
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
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

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
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
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
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爲
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

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
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
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
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
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

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
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徃從
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
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
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

慕七

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
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
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
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

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

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
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
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
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慕七

十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
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
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

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宵是故逆物而不
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為伯
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
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

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
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止闕青天下降
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
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
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
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
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
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
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

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

幕七

十二

冠不檢莫不聃之

仍吏切

既而狎侮欺詒攬

兩止

切 扱

必結切

倚海切

枕

勇圭切

亡所不為商丘開

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僊於戲笑遂與商

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

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

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骸骨無孺范氏之黨
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滏隈曰
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
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
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
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
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
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
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
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

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
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
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
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
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

幕七

十三

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
亡迂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
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
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
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

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

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

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

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
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
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
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讐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

慕七

十四

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
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
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

昏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
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爲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
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
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
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
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
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
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癘者承蜩猶

卷七

十五

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纍現九音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瘻丈人
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
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
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
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
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
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
十萬狩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
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

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
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
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
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
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

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
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
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
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
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
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
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謹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
吾示之以地文罪合乎不作詖合震作不止是
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
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
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
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
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
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

幕七

十七

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
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
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

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怵然而封我壹以是
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
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
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
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
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
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
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

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
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
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
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
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
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
覺莫悟何相孰也揚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

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
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不答
至舍進涓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
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
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

幕七

十六

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揚朱蹙然變
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

有妻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

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
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
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
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
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

慕七

十九

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
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
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
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
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

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
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
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
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
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
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
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
爲前驅鵬鷖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

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而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

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
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
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
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
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

慕七

二十

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
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
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
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
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

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
怒哉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
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耳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謦歔疾
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
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

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

第七

二十一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
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
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冲虛至德真經卷上



